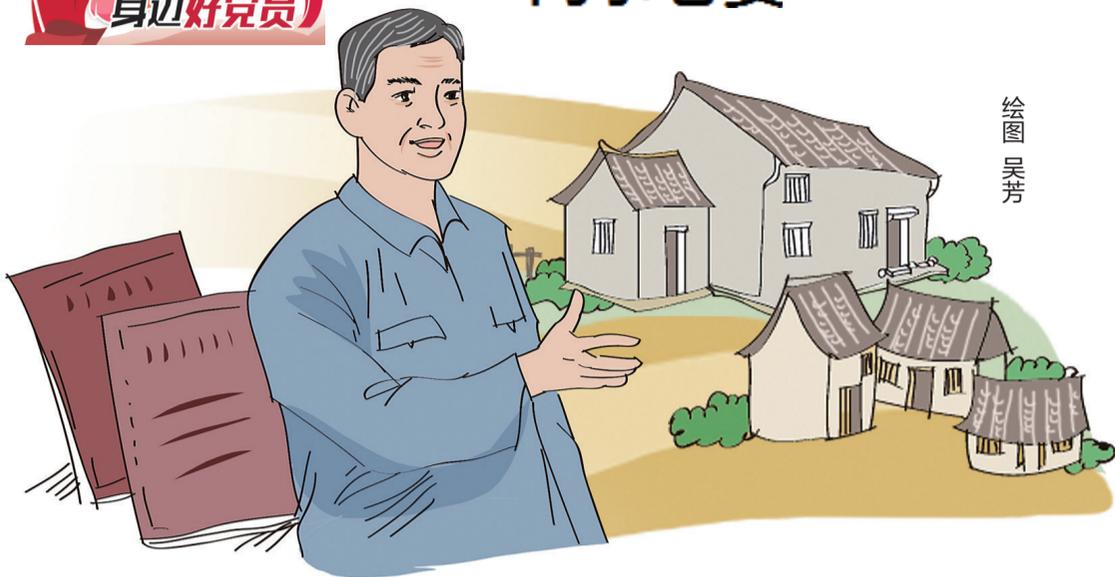




## 同事老窦

绘图 吴芳



□郭炳飞

机构改革后,单位分来一名新同事——老窦。他五十多岁,在原单位是一个领导,但没有一点架子。他每天早来晚归,业务精,对人也和气。他说,自己是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在偏远的乡镇干过,在忙碌的机关待过,组织安排干啥就干啥。

单位对口扶贫,分包的村子距离城区百十来里,去一趟得跑一天,有人说孩子小,去不了;有的说工作忙,走不开。老窦说,我年龄大了,家里事也少,我去。

三年来,风里雨里,山里地里,访贫问苦,帮扶解困,他默默奉献。贫困户的孩子上学,贫困户到城里看病、外出务工,他都跑前跑后帮忙。

村里的群众说,老窦一来,啥事都解决了。

办理易地搬迁,他白天在乡里调查,晚上回单位加班录资料,大家都怕他年龄大,身体顶不住,让他休息一下,他总是笑着说,没事。

单位让报优秀员工、困难职工名单,大家推荐老窦,他却说,小马年轻,工作比我干得好;老范媳妇没工作,孩子正上学,家里条件比我家差多了……

其实他的情况大家都知道:妻子去世,他一个人撑起整个家,上有老,下有小,一家的生计都指望他。他却总是这样,每次遇到奖励、慰问就往后退。

前段时间,老窦病了,请假去郑州看病,单位同事都关切地问老窦怎么样。我说单位的大事、难事、急事,老窦都处理好了,这次,他一定会没事的。

记忆深处

浅笑安然

## 半根胡萝卜

我上小学三年级时,一天,妈妈给了我一根洗干净的胡萝卜,让我饿了吃。

下课后,我坐在走廊的石条上,肚子咕噜噜地叫。我拿出胡萝卜大口地啃着,胡萝卜脆甜,笑容挂在我的脸上。

班里的杨同学站在旁边看着我,咽着口水,喃喃地说:“给我吃点儿。”我瞥了他一眼,没吭声,他又说了一遍。我抬手将吃剩的半根胡萝卜扔进了走廊下的花池,他转身往花池跑去。

我起身要走,一只手将我拦住,原来是班主任杨老师。

杨老师问,为什么把胡萝卜扔了?我说:“他上课捣乱,学习不好,是个坏学生,我不愿给他吃,就扔了。”上课铃响了,杨老师让我放学后去找她。

放学后,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办公室。杨老师开门见山地问我当不当三好学生,我不假思索地说。

杨老师说,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成为三好学生,德是指品德,是最重要的,排在首位。杨老师说:“同学没有好坏之分,同学要互相帮助,不能因为他学习差就将他定为坏学生。”杨老师希望我改正缺点,争当三好学生。

我红着脸低下头,羞愧难当。杨老师的这些话如同一颗美的种子,播在了我心深处。

光阴似箭,转眼我已到暮年。一天,一名高中同学来看望我。他再三感谢我,我不知何意。他说,当年教数学的老师口音重,他上课听不懂,就经常问我,我总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,他的数学成绩最终提了上去,为后来考大学奠定了基础。

我想,这得感谢老师种在我心深处的那颗种子!

我爱我家

郑宗良

## 我家有个“小人精”

我的孙女叫郑冰雪,因为她出生那天下大雪,所以我们都叫她雪宝宝。她虽然才2岁零4个月,但在模仿和记忆方面展示了很强的能力,经常带给我们惊喜。

楼道里安装的是声控灯,看到我们出门时喊一声灯就会亮,现在每天出门、回家,雪宝宝都主动承担把灯喊亮的重任。随着她稚嫩的一声“哎”,楼道里的灯霎时就亮了,笑容挂在雪宝宝的脸上。

一看到电视里跳舞的画面,雪宝宝就扭腰扭屁股,有时还做出金鸡独立和小燕展翅的动作,可爱极了。雪宝宝不仅会背《春晓》等唐诗,还会唱《生日歌》《小苹果》等。

她还会用许多我们想不到的词,如“我一边吃米饼,一边看电视”“奶奶的手机发生故障了,然后就关机啦”。有一次,她从贴画本上揭下来一张贴画,她奶奶想给贴上去,但翻了翻没找到那一页。她看见了,说她奶奶“看不懂了吧,在这里呢”,边说边找到那一页,把全家人逗笑了。

雪宝宝表达能力这么强,和她有一个在当老师的妈妈有关。只要有时间,她妈妈就教她背唐诗或者《三字经》等,要不就给她讲故事。

我家的雪宝宝,每天都带给我们很多欢乐,我们都说她是个“小人精”。

家有儿女

姜淑英

## 听儿子的话

我是一名军嫂,独自把儿子带大,儿子很懂事。

本想着老公复员回家后,我可以有个依靠,可倔强的老公又开始创业,忙得无暇顾及家里。

我内心很纠结,有时抱怨的话脱口而出。

有一次,我们一家三口去郊游,我又开始唠叨。儿子立即打断我:“老妈,你要支持老爸,不能那么自私。你平时写稿,老爸给你找素材、买书,鼓励你创作;你去学画画,老爸陪我在家里写作业。老爸现在还年轻,你就让他闲在家里,你觉得合适吗?”

我回头看看老公,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。

“妈妈,你现在这个年龄,不要总是关注你的老公,要多关注你的小情人。”

“妈妈的小情人在哪里?快点现身。”我抱着儿子的头,抚摸着他浓黑柔软的头。

“在这里啊。”儿子搂住我的脖子,甜甜地说。望着儿子,我很欣慰也很感慨。现在的孩子见多识广,思想活跃,不能只拿他们当小孩子看,要多听听他们内心的声音。

“你这个小家伙,跟谁学的啊?懂得还挺多。”老公在旁边问,笑得很暖。

流光碎影

王润喜

## 老家的罨子

每到炎炎夏日,我就会想起老家的罨子。

老家的罨子深约七米,人可通过一架木梯子下到罨子里,里面有两铺土炕、一孔放有一架老式织布机的窑。

老家的罨子是织布房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架织布机忙碌得很,不是东家大婶来织布,就是西家大娘来织布,要不然就是我的妈妈织布。梭子在双手之间穿梭,左右脚交替蹬踏板。先是左手把木梭扔向右边,当梭子到右边时,右手赶紧接梭,左手迅捷拉木挡板将线打紧。拉晚了织的布不平,拉早了梭子还没出来。然后将梭子扔向左边,右手将线打紧,如此循环。

老家的罨子冬暖夏凉。夏日中午,乡亲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天然空调室。挤在炕上纳鞋底的妇女、围在炕边玩耍的幼童、坐在炕下打扑克牌的年轻人,都怡然自得。

满罨子的人甚是热闹,人们累了困了,就到炕上睡觉。妈妈热情好客,从不拒绝任何人。

老家的罨子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。我与小伙伴们夏日常常不睡午觉,要么在罨子里的木梯子上爬上爬下追着玩,要么捉迷藏,藏在黑黢黢的窑洞一隅。

老家的罨子,是夏日的“避暑胜地”,是我心中美好的记忆。